

古典瞬間 ■李恩柱

考課與民眾之音

考核官員政績、品德的制度在中國歷史很悠久，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像模像樣了。雖然那個時候考核的內容側重於治績而輕忽德行，不是很全面，但對官員到底有激勵作用，對獎優罰劣、褒善罰惡，促進官僚隊伍的活力和效率，有積極效果。中國古代皇權政治雖然多次為戰亂所寇擾，然而延續了幾千年，其中必有能夠綿延不斷的道理。王東洋先生在《魏晉南北朝考課制度研究》中說，中國古代官僚政治能夠長期存在，有著其自身內在的邏輯和諸多制度上的支撐，如選舉制度、考課制度、監察制度、致仕制度等。

的確，同一性質的統治，得以存續幾千年，其中必有超人之處。有意或無意地學習前人的經驗，汲取以往的教訓，是方法之一。雖然有時這種學習伴隨著流血和犧牲，但對社會的穩固起到良好的作用。一個不思進取、不想改變的社會，只能固步自封，裹足不前，陶醉在自慶的暖風之中。世人常云，中國容納百川的胸懷，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的重要因素。內外交匯，中西交融，不僅使中華壯大了，而且發展了。「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魯迅《墳·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先生所言，似乎與「海納百川」的說法不相契合，實際上這段話道出了「吸納」其他文明的艱難及高昂的代價，也道出了改革的「動力」。魏晉時期重視民意，就有「鞭子」的影子——皇權有了豪門世族這個對手。

兩漢以後的魏晉南北朝，不復是秦漢時期大一統的格局，而是分裂狀態嚴重，皇權相對弱小，門閥制度空前發展，朝廷不得不改變了秦漢時期的諸多做法，比如考課制度較以往更加重視民眾對官員的評價。

朝廷在考核官員的時候，注意傾聽民意，聽取人們對官員德行的議論，在魏晉之前就有，也是考課的一個環節。譬如九品中正組織對官員進行制度化的考課。但那時由鄉黨、部民對官員的評價，並沒有制度化，因此民眾評價對官員升降的影響並不大。到了魏晉時期，民意之音的作用才大起來。自然，這種民意評價在多數情況下由地方大姓操縱，反映的是地方大姓的意願，但其中也包含着普通民眾的一些意願。王東洋說，普通百姓的議論可能為大姓豪強所裹挾，影響和左右普通民眾的意願，因此當時的「鄉論」，門閥大族居於主導地位。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在《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中論曰：「六朝貴族的階級地位是以鄉論為基礎而形成的，而且正是這種鄉論才是他們得以超越王朝權力而獲得自立的社會地位的根基」，門閥制度下考課所以那麼看重民眾的聲音，重要因素是那個時代皇權力量相對弱一點，而豪族勢力又太強大。不過，無論大族勢力如何強大，也大不過皇權，國家經常強有力引導和制約民眾對官員的議論。

但一定程度的重視總比不重視要好。能夠如實歌頌功德俱佳的人，譴責無政績或無德者，不論對社會還是對老百姓都是一樁好事。民眾對好官和劣官有所批評，社會才會更快地前進，箝制其口，耳畔倒是一片安靜，卻於事無補。陳後主時，有個章大寶「出為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暉代之」。陳後主亡國，與讓李暉沒有關係，相反，倒是皇權之下滿坑滿谷的虛言假語害了他。後主驕奢，根本不體諒百姓，可所謂民意議論卻從不敢及於帝王之身，可見魏晉時期的「民意」是多麼輕淺！皇權下的「民意」又是多麼微弱！

不管歷史上哪個王朝，皇權都顯得十分強大，社會上沒有哪一種力量能與之抗衡。從本質上說，考課制度是皇權政治的一環，是皇權有效運行的一種表徵，是國家運用政權的力量統率官員的行為。而所謂民意評議地方官吏，充其量是豪族操控的一種行為，不能與朝廷之音相比，朝廷看重它，乃時代使然，即不得不耳！然而朝廷認識到民眾的力量和作用，並整頓官僚隊伍，無論如何是進步之舉。統治者心裡有民眾，總比根本沒有好。

歷史空間

緋聞女友李季蘭

劉誠龍

女子無才便是德，李季蘭他爹是蠻信這話的。生女若如李清照，當多應是喜得跳。從才氣言，李季蘭當是唐版李清照，而李老爹卻不高興生了才女。李季蘭6歲做了一首《薔薇詩》：「經時不架卻，心緒亂縱橫。」神童吟詩，何等佳話！李老爹卻是憂從中來，罵了李季蘭一頓：「此女聰黠非常，恐為失行婦人。」長大了不是美女作家，就是緋聞女友。

李季蘭長大了，既是美女作家，更是緋聞女友。

李季蘭吟《薔薇詩》那個月明夜，陸羽可能在旁邊。陸羽是遺棄，本來被智積禪師收養的，一個老和尚，並無帶孩子的經驗，禪師就把陸羽托給李老爹家去養，陸羽比李季蘭還小，李季蘭吟架阿嬌的《薔薇詩》，陸羽那時應是不懂愛情，然則兩小無猜，耳鬢廝磨，小姐姐李治情竇早開，小弟弟陸羽自然易被多情啟蒙。最少在陸羽，從落戶李家起，就開始了其長達一生的姐弟戀。

陸羽六七歲，李爹出仕江南，李季蘭舉家他遷，陸羽再回寺院，晨鐘暮鼓，古卷青燈，智積禪師養陸羽意在培養接班人，傳承衣鉢，陸羽被李季蘭開發過愛情，他哪肯？陸羽被罵過，被打過，被黑屋子關過，他就是不肯就範，其反抗理由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他十二歲，「因倦所役，捨主而去」，參加了一個戲班，做起明星夢。戲班可以到處送戲下鄉，搞文藝匯演，才藝細胞發達的李季蘭，指不定會買票看晚會啊。在陸羽心目中，其明星夢，也是其尋情記。

陸羽再會李季蘭，李美女已正正式式開始了其初戀，其初戀非陸羽。李季蘭16歲，豆蔻韶華，在道觀裡當小小女道士。唐代道觀，可能非我們想像的女性情感監獄，倒是女士精神會所，男士是經常

去串訪的，李季蘭遇了才子朱放，兩人在佈滿鳥聲的山間林下，在開滿鮮花的草皮調邊，臨流高歌，撫琴相訴。纏綿之後，情不綿長，朱放應男人宿命，覓侯去了，「離人無語月無聲」，留下佳人獨立月色中。

朱放去了，陸羽來了，真正的愛情怕是不能填空的吧？陸羽將李治，定位為愛情；李治將陸羽，多半定位為友情，也許比友情還多一點。陸羽擔來谷簾簾，摘來明前茶，石為灶，竹生火，給李治煮茶。陸羽是茶聖，他泡的茶還不好喝？李治也是很喜欢喝陸羽茶的，她與陸羽有過茶話西窗下的日子。好幾次，李治生病，其他男友都踏春覽勝，尋芳覓蝶去了，獨有陸羽守在身邊不離不棄，「昔去繁霜月，今來苦霧時，相逢仍臥病，欲語淚先垂。」陸羽在李治臥病時，湯匙以茶當藥餌，把李季蘭感動得一塌糊塗，她都答應嫁給陸羽了，只是病癒了，又反悔了，她說她與陸羽的愛情只是「偶然成一醉」，除了這之外還有甚麼？「此外更何之？」

不是李治無情，而是李治情多。李治與陸羽纏綿，其時陸羽卻倏然而尚是哥們。陸羽是才子，才氣愛人，身子卻差強人意，還有一點口吃。唐朝，就女性身姿而言，是個性感時代，就女性愛情而言，卻是感性時代，陸羽眼感比較差吧，倒是皎然十分養眼。李治侍陸羽給她泡茶當口，她採了一朵玫瑰花，篤篤，篤篤篤，去敲皎然門去了，皎然禪心還是有定力的，開了門，卻謝了花：「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

李治還有七哥，還有朱權，最心儀的，可能是閻伯均，郎情妾意，在閻哥面前，李治以妾自許，「流水閻門外，孤舟日復西。離情遍芳草，無處不萋萋。妾夢經吳苑，君行到剡溪。歸來重相訪，莫學阮郎迷。」李治與閻歡樂了許多時光，後來閻氏要遠行去剡溪，李治囑咐又囑咐，路邊野花不要採，生為男子漢自要遠行，卻要記得回家的路啊。男人遠行而去，有幾人記得回家？閻氏回了一封信，信裡意思，李治讀懂了，「心遠浮雲知不還，心雲並在有無間」，惹得李治眼睛都哭腫了，眼淚串珠連線，筷子一般長，「情來對鏡懶梳頭，暮雨蕭蕭庭樹秋。莫怪闌幹垂玉箸，只緣惆悵對銀鈎。」

開放的唐朝，造就開放的李治。李治一生或許在追求愛情，卻未必在追求婚姻，她寫過一首詩，表達其婚戀觀，「至遠至近東西，至深至淺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愛情起來海誓山盟，婚姻過日子了，多有同床異夢。李治是看透了

婚姻，還是害怕婚姻？她是獨身主義者，她沒有婚姻，卻不乏愛情。開放的唐朝，再怎麼開放，也有一樣是不開放的：做了一個男人的妻子，就做不了眾多男人的朋友。才氣縱橫的女子，不太愛受樊籠之禁，她期望的是博採男人陽剛之氣，做個女版賈寶玉。李治出入於茶會酒局，趕赴筆會詩宴，日子也過得十分瀟灑，美女作家與緋聞女友的名聲日漸遠播，驚動了唐玄宗，「無才多病分龍鍾，不料虛名達九重」，情場皇帝給李治發鮮紅柬，邀入宮中，其時李治已是半老徐娘，「評者謂上比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嫗。」俊嫗者，俏老徐娘之謂。可見其時李治身上存留的風韻是比較動人的。

李治風韻，近乎猛女。她「知河間劉長卿有陰重之疾」，就在眾男士圍坐的飯，玩黃段子，笑話劉長卿：「山氣（疝氣）日夕佳」，劉詩人接過話應道：「眾鳥欣有托」。滿座爆笑。

有談愛情不入婚姻的李季蘭在，男人的詩情當然有可寄托的了。只是苦了癡情陸羽，有這麼一個緋聞女友，只談愛，不結婚，他一輩子只能打光棍了。



李季蘭畫像。 網上圖片

古今講台

龍的塑像

十二生肖是怎樣排列的？龍為甚麼會排在兔子的後面？這個問題有趣，但說不清楚。

東漢王充作的《論衡》中提到了中國術數中以十二種動物（即鼠牛虎兔等）分配十二支（即子丑寅卯等），可見那時或之前，已經有十二生肖的說法，並且與術數聯繫起來。

小的時候，聽大人說十二生肖排列的故事，頗有趣味。傳說，古時某一時候，許多動物趕着去排隊，因為排在最前面的十二種動物將列為十二生肖。排隊是怎麼排的，自然誰也說不清楚。不過牛排在第二，則是很應該的，能排第一更為合理。牛對人類的的生活，貢獻太大了。

牛本來是排在第一的，但是老鼠在後面鬼鬼祟祟地趕上來，時間已經到了，老鼠趕到牛後面，抓住了牛的尾巴。老牛覺得尾巴上多了甚麼東西，把尾巴往上一拋，這一下，把老鼠拋到了最前面，於是鬼鬼祟祟的老鼠就這樣排了個第一，十二生肖以鼠

作開頭。

這當然只是一個有趣的說法，沒有辦法找到甚麼根據的。

無論如何，此後十二生肖就這樣以鼠列第一，每十二年就來一次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豬排在尾，倒是似乎理所當然。

兔年過了，接着是龍年來。十二生肖中，不知為甚麼有龍的一份。因為十二生肖除了龍外，都是人們生活中常見的動物，只有龍是不可捉摸的。但不可捉摸仍然列在十二生肖中，又可見人們心中深處仍然覺得宇宙中是有龍這種神奇的超級動物的。不過不知怎樣，龍排在兔子後面。

兔年去了，神奇的龍來到。祝賀大家這一年龍精虎猛，生龍活虎。同時，在這時候，我又想到，中國人在精神上塑造了這樣一種超凡的龍，又自稱龍的傳人，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沒有在甚麼地方塑造出一個具體的形象。我們想一想，有沒有？答案是沒有。人們到這龍之國旅遊，似乎沒有哪一個旅行團能安排一個去看龍的節目，這是有點遺憾的。我想，這個事情可以來補做一下。看看在哪个地方可以塑造一個符合大多數人理想的龍的形象。

當然，首先遇到的困難是龍到底是什麼樣？有多麼巨大？又可變成多小？是應該在天上？或是在深山大澤？有這困難是當然的，因為人們心目中龍就是捉摸不到。這是困難，但也提供了方便，其實我們要怎樣塑造都可以。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這條龍出現了。可以想像龍很巨大，巨大到甚麼地步？龍可以是一條山脈。中國人講究風水，形象美好理想的山脈地形被比喻作龍脈，就從這裡開始構想吧，找尋一個地方（或者全國可以有幾處地方）作為開始，在這個地方根據地方特點，設計第一個形象，如果能找到一個地方，壯偉宏大，就以這氣勢為根據，在這裡塑造出一個在天地之間虎踞龍蟠的龍形象吧。龍是神物，就讓牠以神奇的形象出現。

傳說中，龍的形象是多樣的。古書上說，龍生九子，九條龍子都有自己的形象、特點和名字。其中有一子叫做「霸下」，非常有力，最能負重。現在碑座上負着沉重的碑的，就是霸下。這是人們最常見最容易見到的了。

如果有九個地方，各塑造一個龍子的形象，塑得好，可以成為九個有趣的旅遊點的，不愁沒有故事可說。

「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勸誡人們平時說話，出口之前最好先想清楚，甚麼話是該說的，甚麼話是不可以說的，因為話說多了，必定會有出錯的時候，由此招來災禍和後悔。但是，「禍發齒牙」的情形，一方面造成了人情虛偽、言多失實的世態，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要挾舉報之風大增，使得人們一旦說錯了話，心裡就會惴惴不安，為免殺身入獄之禍，甚至由此走上另一個極端。

明代陸容的《菽園雜記》載，辛棄疾任鎮江知府的時候，名士陳亮前往拜謁，兩人邊喝邊談天下大事。辛棄疾酒喝多了，把心裡話也向陳亮和盤托出：「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認為都城杭州無險可守，一旦被圍，又救援不利，尤其是敵軍決堤放出

古語云：「情莫多妄，口莫多言。」中國的傳統智慧歷來推崇沉默是金，認為說話多會招致災禍，一時不慎的話語，往往會授人以柄，使人有所藉口。因為在君主專制的封建時代，由語言文字所引發的罪案層出不窮，人們說話必須時刻保持足夠的警惕，即使是面對自己的家人朋友，也是出言謹慎，不輕易吐露心聲，以免貽人口實。

唐代元稹的《戒勸風俗德音》曰：「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勸誡人們平時說話，出口之前最好先想清楚，甚麼話是該說的，甚麼話是不可以說的，因為話說多了，必定會有出錯的時候，由此招來災禍和後悔。但是，「禍發齒牙」的情形，一方面造成了人情虛偽、言多失實的世態，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要挾舉報之風大增，使得人們一旦說錯了話，心裡就會惴惴不安，為免殺身入獄之禍，甚至由此走上另一個極端。

雙方就此達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明代也有類似的事情。常州有兩個書生，一個姓翟，一個姓顏，兩人的交情很好，經常在一起談論國事。某天，顏生把自己寫的文章拿給翟生看，文中言辭慷慨激昂，對時政頗有不滿。沒過多久，顏生就覺得不妥，後悔了，派遣僕人到翟生家裡想拿回文章，可是翟生已經收了起來，居為奇貨。後來顏生入仕，在京城任職為官，翟生不時遣人到顏府借錢，顏生每次都如數與之。旁人不明所以，以為是顏生不忘故舊，仗義疏財，是在接濟好友翟生，卻不知道他已有把柄在翟生的手裡，只得任人擺弄，甘受勒索。

要想暢所欲言而不至於後悔，就是不必生活在強權的侷促下，擁有自由表達的權利，可以發表任何意見而不怕打擊報復，擔心會有秋後算賬的麻煩。

生活點滴

蘇滄桑

放學路

那時候，沒有人想到有危險。她總是一個人，斜背着一個書包，單薄的身子像個風箏，飄飄忽忽走在山腳蜿蜒的小路上，躍過小溪，繞過石塊，輕手輕腳踩过泥濘，如果不是農忙季節，詩行般的田野常常不見一個人影，她就自己唱越劇。

從鎮東邊的学校，到鎮南邊山腳下的家，只有這一條小路，大約三四里地，她要走半個小時。誠信的四季給小路送上的野花，她都會摘下來吃上幾口，杜鵑，野菊，紫雲英，狗尾巴草，空曠無人的野地裡，她就是金庸書裡那個香香公主，渾身上下會散發着香味。

有時，她會停下來，等一朵奇異的雲，慢慢飄到她頭上，然後真的落下雨。而在很遠很遠的山腳，掛着半條彩虹。

下雪時，路很難走，在教室凍得發麻的腳，到家時已經變得熱熱的，嘴裡，身上都冒着熱氣，廚房裡也熱氣騰騰。沒有人會擔心孩子凍死在雪地裡回不來。

再小一點的時候，還住在鎮上，她的放學路，就是十幾個孩子以瘋跑為主要內容的「打救兵」遊戲，自然還有橡皮筋，跳房子，還有一分錢一節的不太甜的甘蔗頭，一分錢一小杯噴香的爆米花，老人們時候或表揚聲裡沾沾自喜的心情。

放學路，是童年歲月裡的極樂時光，是天堂。這些路，似乎從來沒有一點危險。細想，其實是有的，被野花毒死，被狼拖走，掉進河裡，摔倒在雪裡，還有一種茅廁，小孩子萬一掉進去就爬不上來，也可能有壞人，女孩子還有可能被田野裡的陌生男人帶走，失蹤。沒有手機，沒有任何聯繫方式。

然而，在那些日子裡，她唯一一次見過家長的擔心。她和弟弟吵架了，父親回到家聽到了她的哭



孤獨的風箏。 網上圖片

聲，上下打量她，驚慌失措地問：怎麼了怎麼了？當他得知是跟弟弟吵架，瞬間坦然，也不理她，忙自己的去了。

這是三十年前的畫面。畫面裡那個我，無知無畏地茁壯成長。彷彿人人都知道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通往家的放學路，鮮花怒放，雲淡風輕，天時地利人和。如果有哪一位家長稍有疑慮，一定會被認為莫名其妙。

和我一樣，無數孩子都平安過來了。三十年後，我的孩子，和無數孩子一樣，帶着手機，背着沉重的書包和家長一萬個不放心的叮囑和眼神，走在放學路上。野獸般的汽車，狼狗般的电瓶车，等在校門口的殺人狂，攔路勒索的校園小霸王，富含各種有毒物質的各種零食，一路風險，一路忐忑，一路風聲鶴唳。

第一次看到校車，是在外國電影裡，覺得好高級，穿着小制服的孩子，向家長揮揮手上車，緩緩離去。這一幕，後來也出現在我們的城市和鄉村。可是，2011年的校車，沒有把孩子們安全送回家，放學路，成了無數孩子走向天堂的不歸路。一個孩子，就是一個家的獨苗，一個家的天啊。

一條放學路，對於活着的孩子們，意味着甚麼？勇敢還是懦弱？坦蕩還是多疑？快樂還是絕望？一條充滿罪惡和恐怖的路，映照進孩子小小的心裡，會是對「美好人生」的憧憬嗎？而放學路上的危險，只是無數生態危險中的一種，種種猛於虎狼的痼疾，正吞噬着無數生命和良心。

連四季都失信的世界，沒有一個孩子不自危，沒有一個父母不日夜擔心。不知道，一個為孩子日夜懸心的民族，何時才能真正坦然，釋然，安然？

詩情畫意

六十之陽

蕭融

——致友人

讓時光慢下來 再慢一點  
我在霧裡看花  
看那些內心的激流與閃電  
帶着怎樣的溫度與速度  
打馬而過

怎樣於不經意間  
被歲月的翅膀越帶越遠  
似一道虹 多彩絢麗  
似一道盛宴 留給記憶深處

祝福了，朋友  
如今春風已度二月  
千里之外 我靜靜分享  
你的六十之陽